

## 書評

# 美國的帝國誘惑

---

## Überpower: The Imperial Temptation of America

蔡美華 *Mei-Hua Tsai*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一、本書簡介

本書作者約瑟夫·喬飛 (JOSEF JOFFE) 於 2011 年所著，其自 1991 年蘇聯解體起始娓娓訴說冷戰時期的規範隨著兩極體系崩解後，對於美國與國際間各行為者的影響及美國在國際結構由兩極轉向單極的局勢，探討美國應如何調整全球外交政策並延續其霸權之地位。

書中以戰爭史帶入美國柯林頓總統及小布希總統時期的外交政策論述，使讀者能更清晰觀察每個時期的外交政策對美國與其他國家所帶來的變化及影響，特別是作者提出為何在蘇聯解體的十年後，國際體系才逐漸發出反美主義的訊號，這個問題透過作者分析後的結論得出美國所展現的文化影響力超越歷史上所有的帝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奈伊曾特地為此現象定義為「柔性權力」這個名詞。然而這種柔性權力雖然使美國無處不在，但很難滲入其精神層面，縱使衣著、飲食等等都很「美國化」，但使用者未必覺得自己的生活與美國有甚麼關聯。例如 1960 代末的歐洲學生運動，許多遊行的學生穿著

牛仔褲，接受美國產物，但同時拿石頭丟擲美國文化中心，反對美國文化滲透歐洲。

作者以解析反美主義的核心進而為美國嘗試找出排除延續美國霸權地位的障礙，也呼應了柯林頓總統時期的外交政策—人道干預主義。再者依循過去帝國的歷史模式分析探究美國究竟應採取英國式的「平衡者」模式？或是以德國俾斯麥「管理者」模式？或該是另創大戰略來應對未來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

## 二、本書摘要

為了解世界政治結構在 21 世紀的變遷趨勢，作者對於兩極結構、起源與特徵加以定義，簡而言之，即兩國能力大幅地提升及意識形態的穩固，製造並維持了兩極的結構。而形成兩極結構的背景因素，作者歸納出以下幾點：

1. 兩個超級強權希望將其影響擴及全球所有角落的戰略企圖。
2. 戰略與意識形態被緊密結合，兩大強權都不僅從軍事面來定義安全，同時納進了政治上的正當性概念。
3. 核戰的「相互保證毀滅」確保了兩極冷戰時期的穩定秩序。
4. 兩大強權對於小國的嚴密控制，避免「催化性」戰爭。
5. 戰後秩序的維繫有賴於各相對弱國對強權的依賴。最終兩極結構在 1991 年聖誕節終於被畫上句號，蘇聯的解體象徵著一個新的國際體系的誕生。

1993 年柯林頓入主白宮，他所承繼的是一個比二十世紀歷任總統更加璀璨的美國，由於蘇聯的崩解，美國登上歷史上權力的巔峰，柯林頓用了一句話來形容：「我們必須繼續承擔起做為世界領導者責任」。柯林頓更在 1996 年宣稱：「因為我們仍是這個世界上最責無旁貸的國家，因此也必須付諸行動來貫徹領導。」至於管轄的範圍呢？歐布萊特提出：「只要是涉及全球人類半數以上的事務，美國都必須扛起領導責任」。此時美國嘗到了獨霸滋味，開始如傳教士般的在世界宣傳推廣民主政治，又以各種人道主義之名行干預國際事務之實；接續小布希於 2001 年進入白宮，在國家安全戰略提到一個新概念，所謂「預防性與先制性戰爭」，經歷了 911 事件後美國在恐懼、自由與優勢三

者結合下，其新的大戰略悄然形成，也暗示了採舉「先發制人的行動」。然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欠缺「正當性」是一直被國際政治討論的議題，伊拉克並沒有侵略美國；伊拉克也沒有參與基地組織的建立、聯繫；伊拉克也沒有儲存或製造核子武器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事後證明沒有），亦沒有確切的證據指控伊拉克妨害正義，而於此同時全球反美主義可謂是達到高峰。

而作者於第三、四章大篇幅討論反美主義的興起與本質問題，特別提到許多份調查報告中都無法探觸反美主義的核心。反美主義的古典形式，是以「以偏概全」的譴責整個美國及其文化。例如佩恩中心在2005年的調查中，所指向的都是對美國政策的敵對態度，而非反美主義。探究反對主義的五個要素：陳腔濫調化、中傷誹謗、妖魔化、執念及刪除（排除或驅逐出去）。作者認為，事實上反美主義或許並非對美國政策的批判，甚至也不是討厭某些特定的美國領袖或美國生活方式，而僅是過於執著的陳腔濫調，以及企圖否定或將美國及其文化妖魔化的一套想法。作者特別提及義大利小說家西羅內曾說：「美國無所不在」，然而這並不是指實體的美國人充斥全球各地，而是表徵整個世界無論是視野、穿著、飲食、試聽或舞蹈等，無不學著美國人，甚至連伊朗也是。而學者奈伊曾特地為此現象定義為「柔性權力」。然在國際關係中，擁有太多硬性國力會遭到他國以武力或同盟方式反擊；相對的柔性國力則是激發起憤怒與仇恨。

21世紀美國無疑是超級強權，但從歷史上來看，這一切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至少蘇聯的崩解就是最近的一個例子。美國應該採取甚麼樣的大戰略，一套用來貫徹最終目標的方法？作者提出較有可能性的是「分化」這個戰略，其目的是設法阻止第二、三與四位的大國聯合起來對付首位強權，以便保證強權的利益與目標不受到阻礙。對於一個既不想陷入永無止盡戰爭，也不希望被圍堵的霸權國家來說，其最高只到原則在於「阻止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付自己」。這在操作上可分為「英國」模式與「俾斯麥」模式。島國特性的英國與歐陸俾斯麥德國，這兩大強權在思考大戰略時分別採用光譜兩端的戰

略。英國因島嶼特性與海軍優勢，採取盡量讓自己遠離歐洲的戰略，如果無法避免，英國會聯合其他國家的力量，排除抑制潛在威脅，已達阻止其他勢力有機會控制英國。但英國的政策是盡量不長期涉入歐洲紛爭，也不謀求歐陸的領導地位，英國僅做「平衡者」。反之，俾斯麥德國則因四周強敵環伺，所以選擇了建構某種長期的糾葛，其目標設法長期持續參與，俾斯麥致力與所有競爭者維持關係，以免它們聯合起來，成為歐洲大國的犧牲者。所以俾斯麥德國是「管理者」。

作者建議美國如果要從平衡者走向「偉大的」平衡者，那勢必從英國式平衡政策轉向俾斯麥式的結盟政策。平衡只針對特定目的，同時僅須在意本國的利益目標；而結盟則具持續性，必須著眼公共利益或是提供公共財，促使各方合作。作者認為，從理想層面來說，美國應同時扮演平衡者與結盟者的角色，然後藉此向世界各國提供利益。身為超級強權，美國應可在英國式平衡政策與俾斯麥式結盟政策中靈活選擇、調整及運用。最後作者認為除了平衡與結盟是不夠的，必須加上「建構」的手段，其目的是藉由建立某種國際關係框架，從而將對手轉移成夥伴，同時阻止盟邦突然倒戈。至於方法則是透過關心別人來照顧自己。這也是種「供給面」的國際政治學。

### 三、評析

本書作者以戰爭史觀點切入，並條理分別的論述美國維持霸權地位應有之外交政策與措舉，而談及英國的大戰略核心大致歸納為「無糾葛的反霸權主義」，從手段面而言，英國大戰略係「以伸張海權來控制陸權、以彈性拉攏來取代常態性同盟、進行平衡而不征服、以干預取代長期介入」，這樣的戰略使英國維持了兩百多年的實質霸權地位<sup>1</sup>。然作者取材的歷史戰爭中忽略了美國幾場重要戰役，如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派遣美軍到東非索馬利亞、海地、波式尼亞和科索沃，試圖以人道救援行動解救難民而發動軍事行動<sup>2</sup>。這樣有

<sup>1</sup> JOSEF JOFFE，蔡東杰譯，《美國的帝國誘惑》（台北：博雅書屋，2011），頁 168。

<sup>2</sup> Michael Mandellbaum，林添貴譯，《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

別於傳統美國戰略與經濟實質的利益，美國要保護的是受到迫害的人權，藉機宣揚美國價值，人道干預政策也呼應了英國平衡戰略的核心宗旨，但最終結果卻不得民意，而最後無疾而終。原因即美國在發動軍事干預初期的目標很簡單，原只想保護當地居民，但最後美國卻在每個地方都試圖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造，政策上稱為任務蔓延（mission creep）、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或稱建設國家機制（state-building），這樣將使得大量的人力、物力與金錢一直付出，而這些付出對於美國國內國民是多持保留的態度，這也讓行動無法有所突破和取得新的進展，以致美國國內民意反對聲浪高漲，終功虧一簣。作者認為美國若在選擇大戰略時採用英國式平衡，所面臨的環境顯遠比當時的英國更為複雜，原因為：一為基於競爭環境已然改變的本質，二為變動不居的區域間平衡狀態，三即便競賽本身也已然改變<sup>3</sup>。縱使如此，作者又於結論建議應採平衡與同盟戰略交錯，而以歷史模式分析戰略雖鋪陳合理，惟前後論述似有矛盾之處。

承上述，英國式平衡的相對策略即是俾斯麥同盟，作者提及美國在二戰後所採取的戰略為「以結盟對抗平衡」，而俾斯麥同盟的幅軸戰略的關鍵在於「自我節制」，根據美國圍堵政策設計者肯南所指出的，其目標「是形成一種堅定的圍堵，它是設計來當俄國人顯示出有侵犯世界和平與穩定跡象時，隨時感受到一個沛然莫之能禦的對抗氣勢<sup>4</sup>。」又作者認為美國自認為的「自制」並沒有得到國際認同，美國確實頻繁介入中美洲「後院」，並在世界各國拚命地設法推翻或扶植政權。再者，因 911 事件後美國那股由恐懼與憤怒激發的能量無法遏制，不顧聯合國反對而發動伊拉克戰爭，顯示出美國的野心，而美國軍備支出的龐大也令世界各國憂心不已，由此觀之，作者亦認為以俾斯麥同盟的戰略套用在美國目前的情勢亦不可採用。

---

錯誤》（台北：八旗文化，2017），頁 90。

<sup>3</sup> JOSEF JOFFE，蔡東杰譯，《美國的帝國誘惑》（台北：博雅書屋，2011），頁 174-176。

<sup>4</sup> JOSEF JOFFE，蔡東杰譯，《美國的帝國誘惑》（台北：博雅書屋，2011），頁 195。

最後美國的目標可說是擔任地緣與政治上的世界軸心，而世界軸心的兩個主要舞台分別稱之為「柏林—柏克萊紐帶」及「巴格達—北京紐帶」。作者認為，除了上述兩種古典模式的交錯運用，美國還需要建構新的模式，亦即建構新的國際秩序，讓世界各國願意留在制度內，如同「美夢成真」電影中所說：「假如你建造了它，人們自然會紛紛來到」，透過新的建構，每個國家都能分享到利益，美國擔負起責任，因而能取得正當性，也能維持其霸權地位。然而美國過去歷史中沒有提供公共財給世界嗎？回顧書中作者提及在許多的國際組織如 NATO、CENTO、SENTO、ANZUS，另外還有一連串的雙邊條約，如美日安保條約，此外尚有一些暗示性的戰術同盟。除了前述的安全紐帶外，二戰後美國也支持許多國際組織，如 UN、IMF、OECD、OEEC、GATT、WTO、WB、OAS、NAFTA。由此可知，美國所組織的是「超級同盟」，最終結果也是讓所有國家都透過同盟網而更需要美國，如是美國所提供公共財之價值已然是居全球第一。

綜上所述，本書作者於文末結論期許美國如果要繼續持續領先地位，必須擔負起責任，只要扛起責任，那麼忌妒與疑慮便不會昇華成恐懼和憎惡，「如果想要自己好，就要先對別人好」面對 21 世紀，美國必須軟化其力量中最堅硬的一面，以便得到全球的認同。讀者認為作者本書之鋪陳精彩，除有戰爭史、政策和理論交織成章，然在最後結論過度以單一國家之觀點探討國際秩序，難免有失不足，又作者提及應透過「建構」來強化上述戰略，此建議似非有具體之建議，而建構同盟及向全世界提供公共財之手段，回顧美國過去對全球的政策足跡已然鋪天蓋地，或許如今多變的國際社會中應以更多元的視角與靈活的政治運用才能因應。